

## 南湖琐忆

潘艺

天柱山南麓有小镇梅城，城南有天宁寨，寨脚有南湖。南湖很大，由雪湖、南湖、学湖组成，这湖一直烙印在小城人的心上。

南湖曾鼎盛一时，有过“千家楼阁归菱镜，十里山城入画图”的秀美风光。明清年代，南湖北岸为儒学区，南岸建有文峰塔，那时雪湖、南湖和学湖相互毗连，交相辉映。当时的生员读书之余，常泛舟于湖中。慢牵好向湖心去，恰似菱花镜上行。一壶老酒，三两诗友，徜徉荷花丛中，或吟或歌，“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”

如今，学宫早已远逝、宝塔也无踪迹。逐年萎缩的雪湖水面，尚留些许明清的影子。晴日方好，从湖的南侧望去，蓝天浮云与远山嬉戏，全然倒映入湖里，水底乾坤好似屋景，湖波荡漾，觉得天空也在晃动。待到落霞满天，流光锦绣，铺在湖面，“半湖瑟瑟半湖红”，如一场紫色的梦，氤氲在这一方天地，你便也成了梦中之人，且宁愿相信这真是仙境了。

而与雪湖毗连的南湖、学湖却是面目全非。筑起的堤坝窄窄如田埂隔在湖间，横七竖八地将这两个湖分割成大大小小多个湖泊。站在天宁寨上俯瞰，仿佛雪湖大佬带着十来个小弟，不复当年三湖结义的联袂景象。

八十年代末，我家就住在天宁寨脚下，与南湖毗邻。彼时，湖边有一个椭圆形的稻场，是将湖泊的浅水草滩围垦而成。稻场约有四五个篮球场大小，三面环湖，边沿铺种了一圈向湖边倾斜的草坪，倒也为黄土地增添了几分绿意。

无论是从欢闹跃动中来，还是惆怅无聊前来消散，在这湖与“半岛”共有的草坪上躺下，都是十分相宜的。双手枕在脑后，瞧着南湖日日仰对的苍穹，我似乎成了湖的一份子，与它一起深深地呼吸，享受着无边的恬静。

眼前遇见的是各种的美好，蓝天白云、清风明月、蜻蜓舞雨、彩虹经天……那是我最难忘的青青湖边草。

偌大的稻场堪比现在的儿童游乐场，不同的是，它空荡荡的，我们就用游戏将其填满。摔跤、斗鸡、翻跟头、扔沙包、抓石子、跳格子、玩弹珠、滚铁环、踢毽子……

曾记得，儿时玩伴常在“回家吃饭”的呼唤里，全身脏兮兮的，一身臭汗往家跑。训斥自然少不了，只是第二天，父母却又在忙于生计中“放虎归山”，佯装不记得昨日的顽皮了。

盛夏的风吹过，炎炎烈日下，湖间的碧叶荷花风姿绰约，数不尽的莲蓬果实饱满、亭亭玉立。划呀划，一条棕黑色椭圆形的木桶船，轻轻松松满载而归，

满船的荷花艳、莲子香。

相传，汉末曹操在潜山征战获胜后，准备继续东征，命大将张辽筑起一座点将台，遂垒土成台（天宁寨），取土成湖。后来湖内盛产白莲，每到夏季，白莲花开满湖面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湖皑皑白雪，故名“雪湖”。

到了元末，朱元璋大战陈友谅时，路过潜山，曾品尝雪湖鲜藕，连声盛赞，其称帝后，封此藕为贡藕，故称“雪湖贡藕”。受产地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双重加持，雪湖贡藕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给雪湖注入了一股清泉。

七月菱角八月藕，夏季赏荷余韵未消，新鲜的玉藕便已上市。因为莲藕娇嫩，不能用器具挖，只能用脚在水中探摸，因此，南湖藕农称采藕为“踩藕”。经验丰富的踩藕人，顺着藕的长势，从侧边踩进去，掏空淤积在藕旁的污泥，小心翼翼地将藕拔出，这样藕就不会折断，否则会混入泥土的腥味，使口感打折。

“采藕平湖上，藕泥封藕节，船影入荷香，莫冲莲柄折”，如诗所言，南湖藕农大都推着木桶船行进，来去从不莽撞，也不将脚下的藕采绝，只为来年留下藕种。

雪湖莲藕与其它塘湖藕不同，洁白如玉，肥大粗壮，略呈方形。一根长藕可达5尺，重量约2.5公斤至5公斤，最重可达7.5公斤以上。藕断开均为“九孔十三丝”，入口脆嫩，爽若雪梨。

千百年来，这藕成为潜山人舌尖上的佳肴，心坎上的高贵。湖景与美味兼得，两者都不可辜负。文人雅士纷至沓来，占一方宝地，研修兴学。

北宋的思想家、政治家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时，常在湖畔天宁寨上乘烛夜读，成为千古佳话。月夜朗照，千亩湖面烟岚轻拂，小船泊在岸边，微波漾荡。舒王高台仿佛于平阔的湖面上拔地而起，飞檐翘角的亭内烛火摇曳，在夜之间格外醒目。

烛火映红了王文公的脸庞，他翻动书页与读书的声音宏大到如击钟磬，月光的清辉笼罩在湖面上，越发祥和虔诚。历史也在湖畔停下了脚步，定格下这绝美的舒台月夜，捎上苦读的清音跨越千年，不昧人间至味。

斯人已逝，书香犹存！千年之后，喜讯频传。庚子年十月底，潜山市雪湖公园正式开工建设，规划以天宁寨为中心，串连雪湖、学湖、南湖，再现南湖荷香、文峰塔影、学宫书香、舒台夜月等十二胜景，恢复“一寨三湖十二景”的历史古城风貌。

南湖的春天带着往昔的梦临近了，小城人数着它到来的脚步，欢喜着，期待着。



等候 汤青 摄

## 赏诗如磕核桃

舒敬东

冬夜无事，有人便想起吃核桃。

将核桃放在核桃夹当中，适度一用力，核桃便嘎吱裂开了；若是家中无此工具，用小锤轻敲，效果亦是如此。只待露出了褐色诱人的核桃肉，立即口舌生津。

品尝时，先将那些易剥离的核桃肉细细捣挑出来，再逐一送入唇间；有时还要将它放到眼前过一下，观赏过了再品尝，当真算得上美食家了。细细剥离出的核桃肉若是个大囫囵，我们便越有成就感。倘还有碎肉身陷“牢笼”，我们亦不急。手中有工具，我们急什么呢？更何况，吃核桃享受的便是这漫长而繁琐的过程。

也有一类人，虽说也很喜欢品尝核桃，却是极不喜欢这或来或敲再细细剥离的繁琐过程。他们想吃核桃，总是买来剥离好的核桃肉；就像游园，他们不愿步曲道，而喜欢走捷径，直奔主题一样。

这后一类人，相对而言，是不太适合欣赏诗歌的——因为他们怕麻烦。

欣赏诗歌，需有愿步曲径的意识与不怕麻烦的精神。

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有一句话很经典：文学就是要“简单”的问题复杂化。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个要义，便是抓住了文学与其他科学的区别。鲁迅说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，换用简单的表达，便是“我家后院有两棵枣树”。鲁迅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，用的便是文学的表达，可是意蕴却丰富了，至少让我们还看出了后园的孤寂与单调。

诗歌是文学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，自然是不例外。比如人人熟知的“城春草木深”，诗人直说“安史之乱”时京城已是一片废墟便好了，可善于写诗的杜甫偏不这样直白浅露，他此时就像个园艺师，一定要在此修个弯道或建座拱桥什么的，总之不会让你一览无余。当然，也绝不会让

你什么都看不到。于是，他换了个说法：长安城里到处都是茂盛的野草。

这便是文学的表达，形象的呈现。“草木深”的背后，便是战乱的荒芜。

“曲径通幽”，在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中，“幽美的景致”总是不会让人可以轻易看到的，故不愿为之而努力的人，是不适合读诗的。就算能读诗，也是很难欣赏到诗的美。

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中，有两句是“春风桃李花开夜，秋雨梧桐叶落时”，诗人想说什么呢？若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表达，我想应是“想你想你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”。即不论是良辰美景好时光，还是凄风苦雨坏日子，我都在想你、想你。

读诗的人还要善于透过云雾，才能看到“庐山”真面目。

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读诗还要懂得补充与完善。屈原《湘夫人》的开头两句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余”，就需要我们去补充，否则就会想不通，为什么向远处眺望，会使人忧愁？那一定是望了却没望见心中所想见的人。明白这一点，这两句其实就是《诗经·氓》中的“乘彼坳垣，以望复关。不见复关，泣涕涟涟”的压缩版。

形象的画面和跳跃的思维，需要我们读者去想象与衔接，并不断补充与完善。

诗歌的语言有点类似于父亲的表达，内敛又含蓄，看过朱自清《背影》的读者，定不会反对我的观点。而一个懂得父爱的人，就已经是半个鉴赏家了。

许多人喜欢看小说而不愿阅读诗歌，那是因为小说会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。懒人就颇适合看小说。而不畏艰辛的人呢，我总觉得应当鉴赏诗歌去。一首首诗简直就是一个个案发现场，读者读懂了诗意，便是侦破了案情。

人人都说写诗难，其实鉴赏诗歌亦不简单。一首《锦瑟》，不知难倒多少才子佳人。

它可比吃核桃不知要难上多少倍。



雪湖（组成南湖的三湖之一） 杨振华 摄